

笔随心动

工作着是美丽的

○翁建飞

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，这句诞生于建国初期的至理名言，恐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认同，被人用来提醒与慰藉彼此。

没错，一场举国皆惊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把芸芸众生“锁”进了墙壁，一时间，世界寂静得如同盘古时期。各种网络社交平台上屡见类似“什么时候是个头”的疑问，表明人们急切盼望回归正常生活、学习和工作的内心。

其实，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，作者陈学昭，原名陈淑英，浙江海宁人，祖籍河南潢川。她与丁玲同为解放区的著名作家，曾参加浅草社、语丝社等文学团体，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过。小说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创作于解放战争时期，1949

年在大连出版。而小说下集的草稿，到1957年以后才完成，1979年上下合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文学作品，它通过李珊裳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，反映了“伟大时代的一角”。它传递的人生理念便是，“只要生活着，工作着，总是美丽的”。

而今，新时代的人们之所以被触动，并从内心体悟到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，这是失而复得的美妙与喜悦，是对被居家隔离月余后返岗工作的重新认识，也是对有了工作才可更好享受快乐与幸福的一种笃信。

回首过往，也许不少人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，有过懈怠，有过懒散，甚至产生抵触与厌烦情绪。然而，河有两岸，事有两面。在经历

了一拖再拖的“加长版”春节假期的闭门不出，饱尝了惶恐、焦躁、寝食不安的生活滋味之后，那种快点结束疫情，早日返岗工作的愿望变得异常迫切；那种卸下包袱，轻松回归集体生活的向往，变得十分强烈。忽然之间，对那句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成语有了更新、更透彻的理解：没有了工作的那张“皮”，自己的这片“羽毛”将依附与谁？从而，人们对来之不易的那份工作倍加珍惜，也为曾经有过的抱怨与不快感到愧疚。重新定义了工作的意义，更加增添了工作的动力。工作给人踏实的自信和生活的希望。

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传媒从业者徐先生说：“我现在竟然无比地渴望上班。没想到‘工作使我快乐’这句平时用来调侃的话，如今居然变负为正。”另有知性女士

感叹：“再不回到工作岗位，我简直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了。”

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从最近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，非常时期，浙江多个县市政府与企业联合包机、包专列、包大巴，迎接中西部地区务工人员返回第二故乡投入工作，享受到了贵宾级礼遇。

一架复工包机——东方航空MU5454，2月25日载着145名云南籍返工人员，由昆明飞抵宁波，再经专车接送至舟山六横岛。抵达宁波栎社机场后，每人收到了一份由舟山六横管委会提供的“温馨安全包”，内附口罩、洗手液、板蓝根，装有热腾腾姜茶的保温杯及防疫工作宣传手册。

一趟由贵阳开往温州的G4308/5次高铁专列，2月23日驶入温州动车南站，温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姚高员率复工企业代

表专程到车站相迎。

一辆大巴车上，全体务工人员齐声唱响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，看不到面部表情，但从一对对明亮的眸子中，分明流露着重返工作岗位的满足和喜悦，流露出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感恩。

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贵州省安龙县海子镇的常先生，2月16日与36名同乡一起，乘坐爱心大巴奔赴宁波慈溪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们担心的所有问题政府都解决了，日后只要好好工作，相信一定能过上好生活。”

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愿我们热爱工作，以工作滋养心灵，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获得幸福，享受美好；愿我们舒心工作，以工作践行使命，从工作中发现自我价值，不负韶华，奋楫前行！

感动时分

令人敬仰的沉默者

○望川

今年春节期间，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时间内肆虐蔓延，舟山医院第一时间组建精干医疗团队，于正月初一随浙江第一批医疗支援队出征驰援武汉，其中该院重症监护科郑汉阳护士长，是我同事李红军的夫人。在这场病毒肆虐的灾难中，她第一时间报名奔赴抗疫第一线，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。我本想在自己编辑的新一期企业杂志上，请李红军从丈夫的角度写一篇专稿，但是被他婉拒了。理由很简单，他说他夫人只是一名普通医务人员，驰援武汉也是使命所在，没有必要宣传。

虽然推掉了我的约稿，而且也回绝了好多媒体的采访，但作为同事，李红军也告诉了我很多事情。舟山医院第一批驰援武汉抗疫的5位医务人员，每天至少要护理40多名患者，除了医学护理外，还要承担患者的生活起居，而她们都在默默地坚守着。他说夫人刚去武汉那会儿，因当时武汉医院的医务人员，已经被每天巨大的接诊量拖累得疲惫不堪，作为舟山医院重症监护科的护士长，郑汉阳有丰富的临床监护工作经验，要负责几个病区的监护管理工作，上班那是连轴转。她一周工作6天，每天要穿着厚重的隔离衣，至少要坚持10个小时不喝水、不吃东西，也不能上厕所。只有等到下班，她才可以歇息补充体能的消耗，每每这时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了。她们所在的医院和驻地宾馆大概有七八公里的路程，每天要早早地起来赶到医院，接替上一班的医务人员。上班前的消毒、防护、穿隔离衣等准备工作，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；而下班脱去一整套的防护装备，以及消毒程序更加复杂，整个过程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左右，非常耗费时间。作为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，在武汉抗疫第一线确实很辛苦，李红军心疼老婆，也很担心她的处境。

李红军说，他夫人在武汉抗疫一线支援的最大心愿，就是想着救治每一位病人，使他们尽快康复起来。所以郑汉阳每天默默地把手头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而尽可能少地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。在和家里联系时，有一次她还安慰起家人来：“只要做好防护，我不害怕。适应了防护服之后，其他的工作强度跟在医院ICU工作时差不多。”现在她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，时不时地去检查其他医务人员的防护服穿得是否到位，发现有些微小疏漏，就立刻帮他们弄好。

今年的这个春天，整个武汉、整个湖北、整个中国，经历了一场不一样的战役，让我们那般刻骨铭心，寝食难安。希望这场已蔓延全球的疫情能够早日结束！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，不但有杰出的医护人员、辛苦的警察、社会志愿者等，更有德高望重的钟南山、李兰娟院士等杰出人士，是他们筑起了最坚实的堡垒，护佑着我们的祖国在这场战役中取得最终胜利。



余杭南湖霞光 邹伟锋 摄

情景交融

茅针

○阳光满枝

一场春雨后，沉睡一冬的田间白茅醒来了。很快，茅茎就迫不及待，探头试温。天一暖，茎上的节点处，就会蹿出一根花穗，尖尖的，细细的，长达二三寸，像缝衣的花针。故有文曰：春生芽，布地如针，俗谓之茅针。

荒地边，田埂上，河漫滩，茅针随处可见。向阳的河堤，水分充足，扒开长长的枯草，很容易找见茅针。野火烧过的长堤，茅针往往还会更多，成片成片，密密麻麻，剑戟般倒立着，直刺向春日的长空。

新生的茅针，样子类似袖珍版竹笋，外面裹着绿色的外衣。层层剥开，最里面藏着细长的茅针肉。白嫩的茅针肉，丝丝缕缕缠绕着，像西湖的银鱼，又像美人的葱指。东风一吹，无数美人指便齐刷刷地举起，向山野发送出春天的清柬。

茅针宛如春天的一场盛宴，孩子是最早收到邀约的贵宾。回首三十多年前，清明前后，我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，去河岸边、田埂

上，四处寻觅茅针。发现后，捏住紫色茅尖，轻轻向上一提，就拔了出来。我们舍不得立马享用，紧紧攥着，像是握着宝贝。拔得多了，就装进兜里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，“吃喽！”于是，小伙伴们就一溜儿坐下来，挑出几根细小的，小心剥出茅针肉，放到嘴里细细咀嚼，唇齿间立马泛起清甜。吃着吃着，我们不再舍得，剥开一把茅针肉，一股脑儿塞进嘴里，软嫩又劲道，比吃肉还解馋呢。

吃完茅针，我们就围成一圈儿，玩丢手绢或者抓石子的游戏。

输了的，就要表演节目：唱歌、跳舞、背诗……

如果什么才艺都不会，那也很简单，罚五根茅针。

那时，我总是输多赢少，可我

的快乐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

谷雨过后，茅针渐渐老去，嚼来如同干草，没了水甜味儿。

白色花穗从绿色外衣里钻出来，蓬蓬松松，长高些时，花穗颜色变得灰白，像是一把倒立的狼毫毛笔。

野风轻拂，花穗飞散而去，一如狼毫挥洒而落的诗句。

诗人让它们挣脱了肉身的束缚，诗意地栖居在泛黄的书页里。《诗经》里的“荑”即为茅针，《邶风·静女》更加富有诗情画意，“自牧归荑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！”古老的年代，青年男女就开始用茅针来表达爱慕之情了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诗人的专利，《卫风·硕人》同样写道，“手若柔荑，肤如凝脂”，朱熹将它美好的诗意图演绎到了极致，“茅之始生曰荑，言柔而白也。”少女柔荑细手采摘茅针，送给心上人，难怪对方会生出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情怀了。

可对于我的父亲，茅针没有任何诗意，只有苦味药性。儿时的邻居冯二毛，一到春天就咳嗽不止，憋得满脸流汗。父亲便会去河堤上挖回一大把茅根。父亲交给冯二毛的奶奶，嘱咐她把生茅根洗净切碎，加清水，用砂壶煎汤服用。冯二毛喝了三回，再也不咳了。我渐渐懂得，那“春生芽，布地如针”并未戛然而止，还有“亦可噉，甚益小儿”的延续，一如茅针许许多多的美好传说。

真情流淌

沈园探春

○刘汉杰

沈园的春梅正含苞吐艳
谁神秘温馨的访踪
启动了这个春天的脚步
把一场古老爱情重新唤醒

默吟壁上钗头凤
仿闻当年陆唐浩叹
被迫离别的小舟
载走了这对情深的千古伉俪

谁灿烂的微笑
让这座充满情殇之泪的爱情圣园
拥有了新的精神蕴涵与密码
使情舟像一江春水破浪挺进

笙歌袅袅
月色下优雅舞姿
蕴藏浪漫情怀
为青春重抒新的主题

情感絮语

元宵过后是清明

○张辉虎

元宵过后是清明，不完全对，但也没错。若要说节气，中间还隔着惊蛰和春分；若是从各种节庆纪念日来说，则还有三八国际妇女节、3·12植树节、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。

元宵节是值得记着、值得一说的日子。过了这个节，从我们这些游子的角度，下一站，确实是清明了。清明，人们回到村里，上山给先人扫墓，以寄托作为孝贤子孙的追思。因此，清明也就成为我们这些常年在外面的乡人，可能在故土相逢会面的日子。

很多年来，清明时节，我每年不远千里，自杭州回老家看望父母。然而眼下，情况却似乎有些不同，因为父亲已离世多年，母亲也于去年住到了邻村的大姐家，由他们帮助照顾。这样，如果我们回到村里，

心香一瓣

春在春的门口呼唤

○宋扬

春在春的门口望我。我不去，蝴蝶的旋舞该表演给谁？鸟儿的清音该奉献给谁？戴了口罩，我要去田野寻找曾经迷失的春天。

走进小区旁这一方窄窄的田野，我才惊觉，春已经热烈地、急切地，催逼着钻进我的肌肤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我的心脏。

风里夹杂着温热，吻上我的脸庞，扑进我敞开外套的胸膛。春风沉醉在我的怀抱，我沉醉在春风的怀抱。我能感到，春风在微颤，她的心在荡漾，她的每一个毛孔和我一样，都张开了在寒冬里紧闭的眼睛。

春的左手在风中翻飞柳叶刀，剥开枯干的柳枝，生命的胚

芽在苦难中盛开。如同分娩后的母亲，我看见了老柳挂着眼泪的笑涡。春在田野游走，春的右手提着七彩画笔。春走到一棵树旁，画笔把树冠一点点晕染，落叶乔木走散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，一天接着一天次第回家。春不知疲倦地走着，画着，画出碧绿的菜畦，画出荒草丛中嫩白的新根……

春吹响拔节的号角。鸟儿抖开肥硕的翅膀舒活筋骨，重新飞翔。鸟儿如正在这方田野里劳作的农人一样，知道冬藏春耕的生存哲学；油菜花火急火燎地在田野燎原，只为未来的英实累累。

我站在春风门口，我听到春风的呼唤，我看不见，去来来的生命，像风，像柳叶儿，像鸟儿，像油菜，都在春的号角里向前奔跑起来。

直击真相

你的所见可能以偏概全

○王珍

楼下的古筝老师在教学生弹筝。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特殊时段，他在运河边的古筝馆暂时闭馆无法开课，才把课堂转移到了家里，还是在教他自己的孩子？

我看不到，只听到《好一朵茉莉花》《蜗牛与黄鹂鸟》，不断续续的练琴声，还有他耐心的哼唱声。他的筝弹得好，声音也出乎意料的好听。这些日子，常常能听到他的筝声。这对我是个大福利。

他是一位很安静的人，如果有声音，大多就是筝声。他有时连练琴也是悄悄的，说要无声地练，不要影响家人和邻居休息。我很想对他说，听着筝声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，哪来的打扰。

曾经有些邻居跟我说过，你们楼下的那个人很难弄，要骂人的。我确实是因为看到他在微信群里爆粗口，才开始关注他的。

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安静而带点羞怯的文艺青年，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弹他的筝。不过他那正直热血的另一面也是极易被点燃的。

那天我在阳台上亲眼看见我们隔壁那栋楼一位爽朗、利索、勤劳、热情的小姐姐，在我们南窗外的草坪上扫出一堆烟蒂，拿到正专心弹筝的他面前，调侃道：“这是风景么？你很享受？”他立刻收住筝声，连连说着对不起就要走出去清扫。那小姐姐快人快语：“还出来做啥？都扫完了，白白浪费一只口罩！我是让你发出声音，烟蒂都扔到你家门口了，你还沉默是金？”

楼下的弹筝人真要是行动起来也相当的雷厉风行：先把一堆烟蒂拍照存档；接着起草一份“告邻居书”。写得有理有据、有礼有节，简洁明了；然后打印、张贴，并和物业保安一起，在整个单元从

上到下挨家挨户去排查。

结果，除了我家某人抽烟，且抽的就是和扔在草坪上的烟蒂是同一个品牌的烟，其他邻居全都

不抽烟。这个结果还是让我有点心虚，虽然我确信这不是某人所为。

某人下班回家后，我再三确认，哪怕是扔过一次，我立马举报，绝对势不两立。

善良的邻居大多选择相信某人严肃认真的撒谎。

可令人打脸的是，偏偏在几天之后的一个周末，某人休息在家，楼下草坪上出现新增烟蒂，

“头号嫌犯”明显又在我家。

我觉得那些烟蒂来得诡异，莫非是说不抽烟的人中有谎言？

要么是巧合，故意栽赃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可能？

我觉得这时某人若去洗白，有点像不打自招。

楼下的弹筝人在连续发问无

果后，忍无可忍，在微信群里开骂。奇怪的是他只要出言不逊，立马就被人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

了。而他平时发的那些“天蓝、树

绿、草青、花红花白，春风温煦、阳

光暖和”之类的文字，以及他弹筝的那些抖音，也包括他写的“告邻

书”却被人视若无睹。

据我观察，火灾失去理智

口不择言，其实只是他最不堪、最

非常态的偶尔，很有损他的艺术

形象，也与为人师表相悖。可见，

一个人不管有多冲动，也要记得

有话好好说。不过，我真心替他

鸣不平，让他一双弹筝的手，常去

捡别人随手扔在草地上的烟蒂，

还要求他手势优雅；让他看琴谱

</div